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九十九

宋 李燾 撰

神宗

元豐二年七月戊辰同管勾經制熙河路邊防財用駕部員外郎霍翔復為秦鳳路提點刑獄上批翔昨因申請乞免出巡朝廷慮其職事不專遂罷所領提點刑獄乃聞翔意氣沮喪無心經營職業可復兼舊職庶使自

安任滿更不差人 贈嘉王頤妻父故東頭供奉官王

克善成州團練使妻母張氏延安郡太君 詔汴口閉

斷黃河水遣禮官致祭都水監丞范子淵言去月甲子

已塞汴口故也又詔導洛入汴已通漕嚮緣河水湍怒

綱運阻難增置河隄使臣河清軍士拔頭水手廨舍營

房請受水脚工錢及汴口每年開閉物料兵夫之費自

可裁損其令發運使盧秉條析以聞 權發遣福建路

轉運使兼提舉鹽事賈青請自諸州改易賣鹽酌三年

之中數立額監官并產鹽州巡檢使臣不以課額高下
令銓院選差從之 同判國子監張璟言太學內舍上
舍生中選者免解或免禮部試舊以直講考校不無挾
情容有私取請自今補內舍上舍皆自朝廷差官考校
送詳定學制所 上封事者言邕州東北地勢高濶望
仙坡尤高中有甘泉汲而不竭可徙城之并徙經畧司
於邕州詔知桂州曾布等相度利害布等言增築舊城
自可守禦若城望仙坡不惟地勢歌斜亦恐公私勞費

邕州地僻尤難致錢糧若徙經畧司須增置吏員益屯馬軍宜如舊便從之

己巳三佛齊詹卑國使來貢方物

詹卑國當考二十七日并八月二十二日

賜三佛齊物亦不及詹卑元豐五年十月十七日合參照

右監門衛大將軍仲芮

右千牛衛將軍叔益令攝令優令貫各遷一官叔益賜

進士出身並以祕閣考試中等也

宗室賜出身始此

御史中

丞李定言知湖州蘇軾初無學術濫得時名偶中異科遂叨儒館有可廢之罪四昔者堯不誅四凶至舜則流

放竄殛之蓋其惡始見於天下也軾初騰沮毀之論陛下猶置之不問容其改過軾怙終不悔其惡已著一也古人有言曰教而不從然後誅之蓋吾之所以俟之者盡然後戮辱隨焉陛下所以俟軾者可謂盡矣而狂悖之語日聞二也軾所為文辭雖不中理亦足以鼓動流俗所謂言偽而辨當官侮慢不循陛下之法操心頑愎不服陛下之化所謂行偽而堅先王之法所當首誅三也刑故無小蓋知而故為與夫不知而為者異也軾讀

史傳非不知事君有禮訕上有誅而敢肆其憤心公為
詆訾而又應制舉對策即已有厭弊更法之意及陛下
修明政事怨不用已遂一切毀之以為非是四也罪有
四可廢而尚容于職位傷教亂俗莫甚於此伏望斷自
天衷特行典憲御史舒亶言軾近上謝表頗有譏切時
事之言流俗翕然爭相傳誦志義之士無不憤惋蓋陛
下發錢以本業貧民則曰羸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
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羣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

致君堯舜知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
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
邇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即事應口所言無一不以
詆謗為主小則鏤板大則刻石傳播中外自以為能并
上軾印行詩三卷御史何正臣亦言軾愚弄朝廷妄自
尊大詔知諫院張璪御史中丞李定推治以聞時定乞
選官參治及罷軾湖州差職員追攝既而上批令御史
臺選牒朝臣一員乘驛追攝又責不管別致疎虞狀其

罷湖州朝旨令差去官齎往 詔開封府界沿流諸縣
修造軍營倉庫材木並令提點司應副如用度不足令
三司償其費從將作監請也

辛未以聽宣趙氏為掌簿同知尚書內省 都大提舉
導洛通汴司言洛河清水入汴已成河道疏濬司依舊
攪起沙泥却致淤填乞權罷疏濬從之

壬申權陝西轉運判官太常博士葉康直兼同管勾經
制熙河路邊防財用司代王君萬也

代君萬
據御集

癸酉三司言江浙等路提點坑冶鑄錢司舊管五錢監
近年江池饒州增歲鑄額及興國軍睦衡舒鄂惠州創
置六監提點官一員通領九路水陸巡按不周欲增置
官一員分路提點從之乃以太常少卿錢昌武領淮南
兩浙福建江南東路李萊領荆湖廣南江南西路 詔
應給事東宮三班使臣再與指射差遣一次從龍人右
侍禁王從壽乞恩故也

甲戌詔陳世儒家產令開封府檢校 河北緣邊安撫

司言緣邊州軍主管刺事人乞選募人給錢三千以使
臣職員或百姓為之緣邊安撫司廣信順安軍各四人
雄州北平軍各三人霸州七人保州安肅軍各六人其
雄霸州安肅廣信軍四擁場牙人於北客處鉤致邊情
乞選舉通判及監官考其偵事虛實如至和元年詔賞
罰從之

至和元年
詔當考

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傅東太一宮

使張方平為太子少師宣徽南院使致仕

舊紀書此
新紀不書

乙亥詔陝西路轉運司年額鹽鈔許經制熙河路邊防

財用司認數收買以李憲言轉運司常苦無錢以鹽鈔和糴輒為富人收蓄坐牟厚利而計置司積錢市物貨須藉鹽鈔輕齎故也 西京左藏庫使孟德基西京左藏庫使忠州刺史彭孫提舉訓練荆南團結諸軍丁丑起居舍人集賢院學士沈括復龍圖閣待制

戊寅詳定朝會儀注所言太常樂節樂器并文武二舞未應典禮伏請皇帝舉第一爵登歌奏和安之曲堂上之樂隨歌而登第二爵笙入奏慶雲之曲止吹笙餘樂

不作第三爵間歌堂上歌嘉禾之曲堂下笙瑞木成文之曲一歌一吹相間第四爵合樂奏靈芝之曲堂上下之樂交作別定二舞制度文舞所執翟羽依聶崇義圖以翟羽為之舊攢疊雉尾插於髹漆之柄其狀如帚者廢勿用武舞當左執干右執戈舊承誤執玉戚非是又言作樂丹墀之上巢笙和笙各二人請增倍為八人丹墀東西各設三巢一和又請將作樂時先擊鞀次擊應然後擊建鼓又請去樂縣內散鼓設晉鼓以鼓金奏又

請宮縣內設鼗以為樂節仍並乞付有司講習參定可
否詔下太常寺以為可行乃從之詳定儀注所又言案
儀禮堂上樂無鐘磬鄉飲酒記磬階間縮雷鄉射禮磬
于洗東北大射儀樂人宿鐘磬于阼階東惟歌工與瑟
工則席于西階上雖據士大夫及諸侯禮為說然以天
子禮求之則周禮太師帥瞽登歌擊拊此堂上樂也磬
師掌教擊磬擊編鐘說者曰教教眡瞭也眡瞭掌凡樂
事播鼗擊頌磬笙磬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

九夏皆在庭之樂以虞書言之則夔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夏擊祝敔也球玉磬也搏拊所以節樂琴瑟所以詠詩皆堂上樂也磬本在堂下鄭氏曰尊玉磬故進之使在上若擊石拊石則當在庭後世不原於此以春秋左氏傳載鄭人賂晉侯歌鐘二肆乃於堂上設歌鐘歌磬蓋歌鐘者謂堂上歌之堂下以鼓應之耳歌必以金奏相和故孔晁注晉語云歌鐘鐘以節歌是也豈謂堂上有鐘邪歌磬之名本無所出晉太常賀循奏置

登歌簋簠采玉造小磬蓋取舜廟鳴球之制後周登歌
備錄鐘磬隋唐迄今因襲行之皆不應禮伏請正至朝
會堂上之樂不設鐘磬太常寺以謂堂上鐘磬用之已
久今若去之則歌聲與宮縣相遠難以相應伏請堂上
設鐘磬如舊詳定儀注所又言古者歌工之數鄉飲酒
禮工四人二瑟說者曰四人大夫制也二瑟二人鼓瑟
則二人歌也此鄉大夫飲酒而云四人大射諸侯禮而
云六人燕亦諸侯禮而云四人燕禮輕從大夫制也若

然士當二人天子當八人為差次也案大射工六人四瑟則是諸侯鼓瑟以四人歌以二人天子八人則瑟與歌皆四人也魏晉以來有登歌五人隋唐歌者四員本朝因之是歌工四人周制也禮登歌下管貴人聲也故儀禮瑟與歌工皆席于西階上隋唐相承庭中磬虞之下擊以偶歌琴瑟非所謂升歌貴人聲之義今堂上琴瑟比之周制不啻倍蓰而歌工止四員音高下不相權蓋樂有八音所以行八風是以舞佾與鐘磬俱用八為

數伏請罷去庭中歌者而堂上歌工增為八員琴瑟之數準此其箏阮筑並罷太常寺以謂禮歌者在上而後世設於庭中誠為非是然而漢唐以來宮室之制寢廣則堂上比庭中甚遠其上下之樂節有不相應則繁亂而無序欲且如舊又朝會之禮本起西漢則後世難以純用三代之制箏筑等器小乞如舊詔並如舊 詔兩浙路坊郭戶役錢依鄉村例隨家產裁定免出之法初詔坊郭戶不及二百千鄉村戶不及五十千並免輸役

錢續詔鄉村合隨逐縣民戶家業裁定免出之法至是
提舉司言鄉村下等有家業不及五十千而猶輸錢者
坊郭戶二百千以下乃悉免輸錢輕重不均故有是詔
樞密直學士錢藻言五帝壇宮隘狹敝漏望祭殿宇
不嚴執事之人寢興其上前事之夕牲牢脯醢無吉蠲
之室以待薦羞疲老之兵負祭器於道路尤為褻慢下
禮院禮官請增修五帝齋宮殿四旁立紗櫺子禁人非
時升降別建神厨饌庫出太常祭器分置五帝齋宮餘

數藏太常以備他祀並從之

己卯詔中書四方詔獄及根治事皆逾年淹繫未能結

正宜令諸房具出據輕重緩急隨宜立限約以稽違刑

名逐房置簿勾考違者具姓名取旨

兩紀並書詔中書籍四方詔獄以考

稽違

詔知青州龍圖閣直學士陳薦禮部侍郎滕甫右

諫議大夫李肅之權知青州轉運使祠部郎中王居卿

通判比部員外郎張求等十一人各罰銅三十斤恩州

清陽縣尉成象罰銅二十斤坐失察青州民楊和真自

熙寧六年傳習妖教薦等迭為州守及通判都監也

庚辰淮康軍節度使濮國公宗暉加同平章事

兩紀並書此

右監門衛大將軍仲營領秀州刺史仲營太皇太后

母族馮氏出也上批以馮氏之後單微親寡太皇太后

孝思慈愛之故特有是命 詔陝西鹽鈔歲分三限即

印給以制置解鹽李稷言民間鹽鈔價踴貴而折博務

無見鈔可以平之致豪商居鈔以取利蓋三司不以時

給鈔使然上批三司給鈔如舊無日限宜分科次責限

行下故有是詔 詔潤州制勘院告示華申甫如前案
招通不實不用併計當議編管內詞涉王安石不得取
問時呂嘉問已坐報上不實落職衝替復乞再勘朝廷
以申甫所傳報與嘉問事狀已明恐其潛相附會反覆
嘉問又妄引安石為證欲以自解上察見其姦故有是
詔 賜廣西經畧轉運司度僧牒二百償商人入中錢
餘給邕州修造之費 經制熙河路邊防財用李憲言
盧甘丁吳于闐西蕃舊以麝香水銀硃砂牛黃真珠生

魏木香安息香胡連麋牛尾狨毛羚羊角竹牛角紅綠
皮交市而博買牙人與蕃部私交易由小路入秦州避
免商稅打撲乞詔秦熙河岷州通遠軍五市易務募博
買牙人引致蕃貨赴市易務中賣如敢私市許人告每
估錢一千官給賞錢二千如此則招來遠人可以牢籠
遺利資助邊計從之

朱本削去新
本從朱本

壬午詔歲給憲州公使錢千緡

朱本以小事不
當書今姑存之

詔在

京獄案有繫囚者法官先斷奏從大理卿崔台符請也

舊紀書此詔

新紀削去

癸未詔諸路轉運司相度當置學官州軍以聞 詔責

檢校水部員外郎秀州團練副使沈起追先任刑部郎
中勒停坐失舉也

甲申詔太常博士館閣校勘王伯虎落館閣校勘罰銅
十斤衝替西京左藏庫副使元日宣八斤內殿承制張
九思四斤伯虎為密院檢詳文字坐貸日宣錢聽請求

并殺驢鬻其肉以人馬借新及第進士而分錢于婢子
及門客日宣九思並坐請求伯虎前已罷檢詳至是劾
具皆特責也 詔應新科明法舉人試斷案許以律令
勅自隨

乙酉知都水監丞范子淵請移河陰輦運司於行慶關
兼管勾洛口從之 西賊寇綏德城大會平等四將高

永能等擊敗之

此據密院時政九月一日呂
惠卿所奏七月十九日事

丁亥增修左驤驥院 命鳳翔府鈐轄王君萬專管勾

熙河路新置監牧及給散蕃部馬種君萬責鳳翔鈴轄未逾月也先是盡籍君萬家產以償所貸結糴錢猶欠官本萬餘緡君萬憤甚不一歲遂死後三歲乃悉除之

君萬責鈴轄在此年五月二十七日死在三年五月三日李憲云云在六月十七日除所負在六年六月四日今并書之 按李憲云云原文不載疑或有脫誤 詔在京開封府界見封樁闕額諸軍請受可

並送內藏庫別封樁 詔罷沆州屯田務募人租佃役

兵還所隸從轉運使徐禧請也

熙寧七年四月十九日置沆州元豐元年六月

二十五日可考

詳定禮文所言古者薦新于廟之寢無尸不

卜日不出神主奠而不祭近時乃擇日而薦非也禮曰
未嘗不食新言新物之出未薦寢廟則人子不忍食新
孝恭之道也薦新見於經者豳詩曰四之日其蚤獻羔
祭韭周頌曰猗歟漆沮潛有多魚周禮獻人春獻王鮪
鄭氏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謂大夫士也若天子諸侯
物熟則薦不限孟仲季月故月令孟夏薦麥孟秋薦稻
魏高堂隆曰天子諸侯以仲月季月薦新蓋失之也禮
文殘闕經之所載止於四物而已呂氏月令一歲之間

八薦新物即仲春獻羔開冰季春薦鮪孟夏以鼈嘗麥
仲夏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孟秋登穀仲秋以犬嘗麻季
秋以犬嘗稻季冬嘗魚是也開元禮加以五十餘品景
祐中禮官以謂呂紀簡而近薄唐令雜而不經於是定
四時所薦凡二十八物視詩禮月令增多十有七品雖
出於有司一時之議然歲時登薦已久禮緣時制損益
不必同依於古則太畧違於經則無法今欲稍加刪定
存先王所當享用見於經者其不經者去之伏請自今

薦廟孟春薦韭羞以卵以封仲春薦冰季春薦笋羞以
含桃孟夏以蜩嘗麥仲夏以雛嘗黍羞以瓜季夏羞以
芡以菱孟秋嘗粟與稷羞以棗以梨仲秋嘗麻嘗稻羞
以蒲季秋嘗菽羞以兔以栗孟冬羞以雁仲冬羞以麇
季冬羞以魚今春不薦鮓實為闕典伏請季春薦鮓以
應經義無則闕之可也凡此二十七物其新也人君不
敢嘗必薦于寢廟不貴非時而出而時亦不可後也今
太廟薦新之品出於玉津瓊林宜春瑞聖諸園及金明

池後苑所供其所無者乃索諸雜物務然池苑所出與市鬻之物多至後時人已屬饜而方用登廟有垂薦新之義謂宜嚴敕有司凡新物及時即日登獻既非正祭則禮不卜日漢舊儀嘗韭之屬皆於廟而不在寢故韋玄成傳以為廟儀二十五祠而薦新在焉自漢至隋唐因仍其失薦新雖在廟然皆不出神主今出神主則失禮尤甚伏請依韋彤五禮精義所說但設神座俟寢廟成薦新于寢庶合典禮從之詔王鮪闕以魴鯉代

戊子檢正中書禮房公事會陝西五路年計王震言異
時陝西糧草取具於轉運解鹽司時調中都以佐緩急
比年以來兵有寓政而士無冗食宜若日就省羨如呂
惠卿所陳八年之內四亡其三盈縮相殊豈應如此蓋
移用之才獨賴心計今臣考閱八年列其前後施行則
轉運使之才可以畢見願因奏事條上其畧而朝廷擇
焉又言並塞屯兵芻粟為急其數至廣仰給有司送受
待用宜有定法賴陛下聖德四方無事歲亦屢登而臨

時調度常苦不足執事相諉每煩朝廷非所以為法也
今茲遣使攷計使上其實此要事也臣願得五路應屯
之兵以率歲費通一歲豐凶之中以約物價量三司轉
運司常辦之數以賦五路而加足焉以立每歲之定法
從之

呂惠卿所陳四亡其三當
考詳六月十八日遣震

知都水監范子淵言

固護黃河南岸畢工乞中分為兩埽詔以廣武上下埽
為名

癸巳詔殿中丞國子監直講龔原追一官勒停展三期

叙國子監直講和州防禦推官審官西院主簿沈銖國
子監直講潤州金壇縣令葉濤各罰銅十斤銖勒停濤
衝替原坐受生員張育銀綾及直講王沈之請求升不
合格卷子為上舍銖坐受育斃器竹簞濤坐受育茶紙並
非假日受生員謁沈之介子銖季長子濤處州人也

上批岐王顥嘉王顥歲支公使錢顥六千緡顥五千緡
其半折絹可歲各實使錢八千緡 賜三佛齊國進奉
錢六萬四千緡銀一萬五百兩以進奉使羣陀畢為寧

遠將軍判官陀旁亞里為保順郎將

初三日
可考

甲午權發遣提舉三司帳司勾院磨勘司太常博士直
集賢院王安禮兼直舍人院上批命之 提舉成都府

路常平等事比部員外郎范子諒言本路役錢釐毫以
下者圓零就分其圓零出剩錢與役錢一處收附臣竊
詳議法之初本以民稅為定制計輸役之數以為常費
立例出錢則錢有限使民信而易知今則始為奇零不
齊又復圓零覆折增加不定且取財入官亦當明白不

宜文理委曲徒令吏史旁緣為姦今相度民戶供輸自
合圓零就整減放釐毫以下錢數不多庶文簿簡省易
為會計從之 是月詔諸路教閱禁軍無過兩時

此據本志

增

八月丙申朔鄜延路經畧使呂惠卿言蕃部吹凌結受
西人伊都報西界點集入寇日賊果於是日自滿堂川
大會平殺傷防田人馬兵官李浦等逼逐出寨詔增給
伊都綵銀各百吹凌結綵百

舊紀書夏人寇大會綏德城都監李浦敗之新紀書

冠綏德城恐
新紀誤當考

丁酉詔春秋釋奠昭烈武成王廟令三班院選差使臣
為讀祝捧幣分獻官

戊戌賜故祠部郎中同提點在京倉草場劉昭遠家銀絹
各百以提點沈希顏言其家貧故也 權提點梓州路
刑獄穆珣言資州廣安軍有子為人所殺而父母受財
私和者皆決以親屬被殺私和暮親徒二年半律案刑
統稱子孫之於祖父母皆有祖父子孫之名其有相犯

多不據服而斷賊盜律有所規求而故殺碁以下卑幼者絞鬪訟律子孫違犯教令而祖父母毆殺者徒一年半故殺者加一等今子孫被殺父母乃坐私和徒二年半則是私和之罪重於自殺舉重明輕難從旁期之法止當用不應得為輕重法乞下有司申諭天下從之詔罷澶齊冀深太平州奏職員帳以天聖時令敕有職員帳季一奏而他州無之故也

己亥權陝西轉運使都大提舉成都府路茶場李稷乞

徙提舉茶場司於奉州從之 導洛通汴司言提舉在京蔡河隄岸司不時報應人兵工役乞劾罪詔管勾使臣王處厚乃孫固妻弟王詵之叔父小人之情憑恃親貴故此陵慢可送大理寺劾之後處厚坐罰金 詔濮安懿王子贈濟州防禦使宗邈特贈建寧軍節度使成國公以其子登州防禦使仲覽等乞優贈故也

庚子改太常博士監察御史裏行唐淑問為工部員外郎權發遣宣州淑問前以御史裏行權知郢州丁母憂

服除罷臺職故遷之 大理評事崇文院校書權檢正
中書禮房公事蔡京為太子中允館閣校勘 詔西京
左藏庫副使楊從先如京副使張述供備庫副使裴景
六宅使忠州刺史彭孫各遷一官以安南招討司言從
先等率舟師入交趾力戰有功也 上批見修敕令格
式諸所析正自朝廷立法付有司者委樞密承旨司詳
定聞奏付諸房遵行

辛丑召輔臣觀穀于後苑

計議措置邊防事所言以

涇原路正兵漢蕃弓箭手為十一將第一第二將駐渭
州第三將原州第四將綏寧寨第五將鎮戎軍第六將
彭陽城第七將德順軍第八將水洛城第九將靜邊寨
第十將隆德寨第十一將永興軍奉天縣並從之詔於
分定將內別定一將策應熙河路

兩紀並書分涇原
路兵為十一將

壬寅詔諸修敕式局看詳合釐正朝廷與有司相照立
式事委檢正中書戶房畢仲衍編修 又詔翰林學士
司封員外郎知開封府蔡延慶落職知滁州開封府見

鞠李憲妻王氏事移大理寺先是王氏母詣府訟憲婢謀害王氏延慶初欲避免簽書又謂王氏款辭有狀外事不當治推官蔡承禧爭之與延慶更論奏乃下審刑院刑部定以為應受理於是御史舒亶言開封府官吏觀望畏縮獄辭所逮或置不問詔本府盡理根治然尤以準御寶批專勘公事為名追捕上批此蓋府官迴避畏忌不敢據告發事施行令開封府具析以聞仍令左右廳推判官同鞠外餘並依常事行遣亶又言延慶於

行遣偷為一切以脫怨怒乞重行黜責故有是命

三年六月

二十一日楊汲辨憲誣或附此蔡承禧奏議有可刪取增入者舊紀書蔡延慶不窮治李憲惟薄落翰林學士罷知開封府知以判吏部流內銓樞密直學士錢藻權滁州新紀不書

知開封 復八作司為東西兩司各置監官文臣一員
武臣二員遇大禮及大興造即同管勾八作司舊分東
西後合為一將作監以為非便故復之

癸卯詔聞熙州軍資庫自六月以來官吏俸諸軍廉料
隨依蕃官請給修城支用等錢闕二萬餘緡慮河岷州

通遠軍亦如此其令陝西轉運司速應副仍具析以聞
又詔西京左藏庫副使楊進等二十三人各展磨勘
二年坐試諸軍武藝誤給銀萬餘兩為殿前司劾奏詔
免備償故薄懲之

甲辰知制誥李清臣為遼主生辰使西上閤門使曹評
副之主客郎中范子淵為正旦使皇城使雅州刺史姚
兕副之後子淵免行以太常丞檢正中書戶房公事畢
仲衍代之詔出三司錢十五萬緡付廊延路經畧司

市封樁糧草 同修起居注王存言古者左史記事右
史記言唐貞觀初伏下議政事起居郎執筆記于前史
官隨之其後或修或廢蓋時君克己勵精政事其職修
或庸臣擅權務掩過惡則其職廢皆理勢然也陛下臨
朝旰食宵衣四達動心稽古言必本經至於裁決萬幾
判別疑隱皆出羣臣意表欲望追唐貞觀典故復起居
郎舍人職事使得盡聞明天子德音退而書之以授史
官儻以為二府奏事自有時政記即乞自餘臣僚前後

殿對許記注官侍立著其所聞關於治體者庶幾謨訓之言不至墜失上諭存曰史官自黃帝時已有之至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今起居注之名當始於此近世誠為失職且人君與臣下言必關政理所言公則公言之所言私則王者無私自非軍機何用秘密蓋人臣奏對有頗僻或肆讒慝謂人君必須涵容難即加罪因而無所忌憚若左右有史官書之則無所肆其姦矣卒不果行

丙午詔修起居注官雖不兼諫職如有史事宜於崇政

殿延和殿承旨司奏事後直前陳述從修起居注王存

請也

王安禮傳云安禮同修起居注故事左右史記言動毋得輒有所陳至是詔許直前奏事自安禮始

蓋安禮與王存同修注其實存請之熙寧四年七月末兼諫職者乃許直前

以熙河路鈐

轄東上閤門使李浩為四方館使浩熙寧十年有戰功

詔候二年轉四方館使至是遷之 詔無料錢京官差

知縣縣丞者給令丞俸罷添支驛料

丁未右諫議大夫知河南呂公孺知河陽洛口役兵千

餘人憚役不稟令排行慶闕不得入西趨河橋其徒有
來告者諸將請出兵擊之公孺曰此曹亡命窮之則生
變乃令曰敢殺一人者斬於是乘馬東出令牙兵數人
前諭曰爾輩久役固當還然有不稟令之罪若復度橋
則罪加重矣太守在此願自首者止道左衆皆請罪索
其為首并助謀者黥配之餘置不問復送役所語洛口
官曰如尚敢偃蹇者即斬之衆帖然不敢動乃自劾不
俟命詔釋之

此據本傳或自有時
今附公孺初除時

遣司農寺都丞吳

雍同兩浙路提舉官講議役法催促結絕 中書言應
朝旨置獄究治事欲委審刑院刑部置簿管勾非特旨
立限者及一季未奏下所屬催促無故稽留若行移迂
緩并所屬不催舉並劾奏責刑房季終點檢從之 賜
澶州度僧牒六百五十償水利司錢以嘗出監主簿齋
郎告牒募人入錢而久無應募者故也 詔昨遣殿前
步軍司虎翼十指揮赴順州及机榔縣太平寨戍守比
已歸營皆瘴癘死亡之餘可並陞補神勇指揮仍免兩

季簡選內已減為刺員者與免減為小分

戊申上批導洛水入汴及治隄捍河悉有成績可令宋
用臣范子淵具總事効力官吏第賞 詔濬淮南運河
自邵伯堰至真州十四節分二年用工從轉運司奏也
詔在京賣麴以百二十萬斤為歲額斤錢二百五十
候賣及舊額復舊價酒戶所負白糟糯米錢更展限二
年帶納京師麴法自熙寧四年定以八十萬為歲額斤
錢二百後多不能償雖屢倚閣未請麴數及減歲額為

百五十萬斤斤增錢至二百四十猶不免逋欠酒戶又
負市易務白糟糯米錢五十餘萬緡至是命戶房檢正
官畢仲衍太常博士周直孺同三司講究利害廼請減
麴額為百二十萬斤斤為錢三百均給七十店令月輸
錢周歲而足月輸不及數計所負倍罰又炊醞不以時
擅增器量及用私麴皆立告賞法悉施行之而裁其價
又有未請麴數十萬斤悉蠲之 都提舉市易司言諸
路民以田宅抵市易錢欠不能償公錢滯而不行欠戶

有監錮之患欲令賒當在官於法當賣房廊田土重估
實直如賣坊場河渡法未輸錢間官收租課不惟稍寬
欠戶禁錮而公家亦享實利在京市易務準此又言本
司歲出本錢計置畿縣第四等戶體量草闕由開封府
界提點司而提點司自熙寧八年至去年尚逋草價十
三萬緡乞限歲終仍自今委三司隨秋稅催促提舉司
拘收封樁聽從本司支用如敢借兌支遣乞論如封樁
錢法又乞選本司勾當公事官一員專管簿籍並從之

御史何正臣言近彈奏安燾張茂則驗覆導洛通汴
利害不當竊聞詔候來年歲運了日取旨以臣所聞則
自不須如此燾等以為盛夏洛水外溢大河內漲新淤
沙隄當二水腹背交攻之患其勢未易支梧今既秋矣
二水交攻之患固未嘗有燾等又以為洛水盛夏暴漲
甚於大河雖盛夏亦有乾淺之時今自夏秋以來蓋亦
屢雨而河未嘗漲亦有經旬不雨而水亦未嘗乾舟行
往來晝夜不輟安俟考察而後見乎伏望重行誅竄詔

燾茂則各罰銅二十斤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秦鳳
等路副總管向寶卒推恩外許其家陳乞二人差遣

己酉以殿中丞高鑄權發遣荆湖北路轉運判官鑄初
除權發遣登州事得對上批鑄進對論事精神詳敏方
今難得人材之際寘守支郡深亦可惜淹廢其能宜特
除一小使者俾陳力補過故有是命 天章閣待制羅
拯言高謀壇廣二丈六尺卑狹不足以行禮下太常議
太常言謀祠以青帝為主請如青帝壇廣四丈又下詳

定郊廟禮文所講求制度乃言詩曰克禋克祀以弗無
子所謂禋祀者乃郊禋祀天以高禋配於郊外故謂之
郊今郊禋壇祀青帝於南郊以伏羲高辛並配又於壇
下設高禋之位殊為輿誤伏請準古郊禋改祀上帝以
高禋配祠以太牢其壇圓其位在國南以石為主乞畧
倣南郊為壇而圓以青帝壇制增築之詔高禋典禮依
舊壇制如太常所奏

禮文載詳定所言在四年十月十九日今從實錄并入此

庚戌詔諸路郡縣增募弓手

詳定禮文所言昊天上帝

帝太廟以中書大臣及宗室親王使相攝事皇地祇則以兩省大臣在輕重先後之序有所未安蓋王者父天母地其禮一也親祠與使人代祭其誠亦一也伏請祭皇地祇用太尉中書攝并乞下將作監修展齋廳從之詔祠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劉瑾落職瑾前知虔州戰棹都監楊從先遣其子三班奉職懋至虔募兵輒檄諸邑巡檢弓兵集于州瑾詰之懋虛稱聖旨以拒瑾為瑾所奏懋亦奏瑾當懋懋言毋以朝旨脅州郡往時薛向

嘗移文內有五十餘處聖旨瑾尚不應副蓋瑾一時忿
辭無實也下江東鞠治瑾先稱疾尋醫又乞居家供答
皆許之於是瑾懋皆引伏大理當瑾杖一百特有是責
懋坐徒一年當追一官詔贖金免勒停

瑾尋醫在元豐元年五月己丑

乞居家供答在九月
庚寅今并書于此

辛亥同知諫院張璪言知鄆州陽穀縣光祿寺丞周沃
謝表稱述安南帥臣示人以執政尺牘欲言者沮謀等
事臣竊以交賊不順朝廷命將討伐安南師出無功沃

領漕運糧食不繼不為無罪今沃以謂帥臣持宰府書示監司使不敢言而因以獲罪殆有非辜之意且朝廷賞罰本以勸沮天下而被罪者其辭如此中外聞之不能無疑沃初被旨差夫二十萬隨軍入溪峒差發不如數餽軍失期為郭達奏劾責知陽穀縣謝上表自訴故璪以為言詔沃分析而沃上對不以實詔達上軍行所與執政往還書送御史臺命御史丁執禮舒亶何正臣

同鞠之

沃斷旨在三
年八月乙卯

壬子詔大理寺鞠呂氏為陳世儒請求事移御史臺內
命官兩問不承即聽追攝兩省以上取旨中丞李定言
已遣王彭年就濠州劾蘇頌乞令彭年逮頌詣臺對獄
餘當追命官除兩省外依勘太學公事已得指揮從之

元年六月送開封府二年正月己卯移大理
寺八月壬子移御史臺九月丁丑世儒伏誅

權陝西

轉運使都大提舉成都府路茶場李稷言陝西路有茶
場司本息錢帛至多不能運動乞遇穀賤別司不糴處
許茶場接糴轉徙從之仍詔本息錢毋過二十萬緡

癸丑改沂州承縣尉孫師諤為左班殿直本路巡檢副保正潘翌為三班差使安撫司指使給賞錢百千論捕盜功也

甲寅上批蜀中見積司農錢可選官經制運至陝西並塞要郡封樁遂命司農寺主簿李元輔往仍令立耗折分數以聞

閏九月辛亥并三年正月己酉合參考

詔免永興軍長安等

五縣民夏稅支移以災傷限內失訴也

丙辰權江淮等路發運副使刑部員外郎盧秉為集賢

殿修撰

或移下貢義
餘事附此

詔以教駿營地修宗室克稟等

五位徙教駿營於他所

詔權知開封府翰林學士起

居注舍人兼侍讀許將落職知蘄州前司錄參軍虞部

郎中李君卿降一官前士曹參軍蔡洵並衝替國子監

丞祕書丞王愈追一官勒停直講周常差替開封府判

官許懋李寧祕書丞熊臯罰銅有差初進士虞蕃訟太

學不公事付府推治辭連上舍生既追就對而逼禮部

試將奏以為無罪出之後蕃所指以為不公者并及將

之妻弟與其鄉人迺移御史臺蔡確舒宣治之將父子
相繼下獄竟坐奏釋上舍生為不實而君卿洵懋寧皆
坐阿隨將愈坐為進士陳雄請囑升舍臯常皆轉相牽
連特有是責

五月甲申元絳罷正與此相關舊紀書許
將釋上舍生不實落學士罷開封知蘄州

新紀
不書

丁巳光祿寺丞集賢校理陸佃為太子中允崇政殿說
書 詔益太學生員舍為八十齋每齋屋五間命入內
東頭供奉官宋用臣管勾修展 詔韶惠州當送內藏

庫錢并自今歲入折二錢並市銀輸內藏庫 審官西
院言磨勘供備庫副使劉希奭歷任兩以邊功遷官在
格當異常調詔希奭與轉七資仍詔自今身經戰鬪酬
獎遷官方理為戰功著為令 賜三佛齊國羣陀畢羅
等銀水罐交椅骨朵二對銀洗羅一面及賜僧紫衣二
師號度牒各一初羣陀畢羅等乞私自買置詔依注輦
國例特賜之 詔刑部詳斷檢法官再任並二年為一
任任滿詳斷官減磨勘二年檢法官減一年以刑部言

詳斷檢法官雖許再任無願就者故優其恩也

五月十九日丙

考戊當

詔權發遣京西南路提舉常平等事張商英罰

銅十斤免衝替坐越職治提點刑獄司事也

戊午太常寺言奉詔祠祭以法酒庫內酒坊酒實諸尊

壘以代五齊二酒今法酒庫酒曰供御曰祠祭曰常供

內酒坊酒曰法糯曰糯曰常料各三等糯酒常料酒止

給諸軍吏工技人以奉天地宗廟社稷恐非致恭盡物

之義乞止以三法酒及法糯酒奉祠祭從之

元年七月
癸酉朔

己未詔新賜進士第二人王渙之特許注官渙之年十九礙銓格故也 又詔諸司闕報史館文字歸起居院其闕報日限舊五日者為旬終十日者為月終月終歲終者依舊以修起居注王存言近制諸司供報事直供編修日歷所則起居注之職除臣僚告謝詔事外更無文字可備編錄恐失置官之意又淳化中定諸司闕報日限或以五日或以十日或以月終或以歲終而近制改五日并月終報者並為旬終歲終報者為月終且三

司金穀之增耗經費之出納版圖之升降固非月終可見者必待歲終而會計也今使月終一報恐有司徒費虛文無益事實故有是詔 詔以潁州為順昌軍節度

潁故團練州因知州事天章閣待制羅拯以上舊封為

言故下是詔

九月十八日又降德音舊紀書升潁州舊封國為順昌軍節度使新紀不書因依

庚申東上閤門使文州刺史种諤權廊延路副都總管辛酉詔判大宗正司宗旦舊例添厨食料雖有後條衝革可以見領宗正特給他官雖等非職事同者無得援

為例 又詔封濮安懿王子洋州觀察使宗晟所生母
仁壽郡太君孫氏為定安郡太夫人 詳定編修諸司
敕式所上入內侍省敕式詔行之 判國子監張璪
言治禮舉人比易詩書人數絕少乞自今在京發解禮
部進士周禮禮記比他經分數倍取從之

壬戌上批龍圖閣直學士韓縝見領樞密都承旨事繁
兼常有奏稟軍務可免祠祭攝事 廣南西路經畧司
言雄畧澄海指揮闕額乞諸路配送隸牢城卒所犯情

理稍輕及少壯任披帶亦許選補上批可依所奏庶稍得補完兵額有以更代緣邊久成瘡瘍之人

癸亥知宗正丞趙彥若言伏見禮院更定薦新仲秋茭萌不經以蒲白易之壬戌薦新于兩廟既徹方驗蒲盡老硬無復有白蓋議禮者但取茭之同類以相代而不思蒲之過時不可食也臣竊考之於詩韓侯秋見藪用筍蒲皆是其菹非謂新物周禮醢人掌加豆之實深蒲醢醢筍菹魚醢祭祀供薦羞之豆實賓客亦如之此則

肉之醢菜之菹賓祭內羞四時不闕維筍及蒲固所以
待賓客其義明矣鄭氏注深蒲云蒲始生水者草木
蟲魚疏云蒲周禮以為菹始生取其中心入地弱及云
菰蔣亦可用並言蒲始生自不在秋故本草曰蒲四月
採唐本注云蒲初春生用白為菹是也唐禮薦新多不
限月筍蒲茭藕各維其時今近地茭白特饒舊制參於
秋薦即菰蔣也廣雅曰菰蔣其米雕胡說文作雕菰周
禮食醫膳食之宜魚宜茭菱是其萌徐鍇歲時廣記所

謂菰草為茭者也雖亦春生至秋可食與蒲有異臣據詩言食鬱及萁烹葵及菽以同時言及則維筍及蒲亦自可知況當薦筍之辰正是食蒲之始伏請改從春獻用協天時從之 三司言發神騎等指揮戍桂州後止令駐湖南有多給路費特支錢萬六百九十五緡詔蠲之

甲子詔看詳太學條制所以國學條貫與見修學制定為國子監一司敕式 詳定朝會儀注所言周禮天子

眡朝則皮弁服十五升衣積素以為裳記所謂皮弁素積是也諸侯眡朝則委貌冠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為裳所謂緇衣之宜兮是也凡在朝君臣同服漢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但元冠絳衣而已魏以來名為五時朝服隋唐謂之具服一品以下九品以上皆絳紗禪衣其冠有五梁二梁一梁之別隋志曰梁別貴賤自漢始也綬則以組為之本以貫佩玉相承受戰國尚武而去佩但留其繫璲而秦乃以采組連於璲轉相結受因以為飾

所謂綬也韋彤五禮精義曰以別尊卑彰有德故漢制相國至百石吏綬有三采二采一采之等然則冠以梁之多少別貴賤綬以采之麤縟異尊卑其來尚矣古者制禮尚物不過十二天之數也自上而下降殺以兩畿外諸侯遠於尊者而伸則以九以七以五從陽奇之數王朝公卿大夫近於尊者而屈則以八以六以四從陰偶之數本朝衣服令通天冠二十四梁為乘輿服蓋二十四梁以應冕旒前後之數若人臣之冠則自五梁以

下與漢唐少異矣至於綬則東興及皇太子以織成諸臣用錦為之一品二品冠五梁中書門下加籠巾貂蟬諸司三品三梁四品五品二梁御史臺四品兩省五品亦三梁而綬有暈錦黃師子方勝練鵲四等之殊六品則去劔佩隋唐冠服皆以品為定蓋其時官與品輕重相準故也今之令式尚或用品雖因襲舊文然以官言之頗為舛謬槩舉一二則太子中允贊善大夫與御史中丞同品太常博士品卑於諸寺丞太子中舍品高於

起居郎內常侍纔比內殿崇班而在尚書諸司郎中之上是品不可用也若以差遣則有官卑而任要劇者有官品高而處冗散者有一官而兼領數局者有徒以官奉朝請者有分局莅職特出於一時隨事立名者是差遣又不可用也以此言之用品及差遣定冠綬之制則未為允伏請以官為定庶名實相副輕重有準仍乞分官為七等冠綬亦如之貂蟬籠巾七梁冠天下樂暈錦綬為第一等蟬舊以玳瑁為蝴蝶狀今請改為黃金附蟬

宰相親王使相三師三公服之七梁冠雜花暈錦綬為
第二等樞密使知樞密院至太子太保服之六梁冠方
勝宜男錦綬為第三等左右僕射至龍圖天章寶文閣
直學士服之五梁冠翠毛錦綬為第四等左右散騎常
侍至殿中少府將作監服之四梁冠簇四雕錦綬為第
五等客省使至諸行郎中服之三梁冠黃師子錦綬為
第六等皇城以下城司使至諸衛率服之內臣自內常
侍以上及入內侍省內東西頭供奉官殿頭前班東

西供奉官左右侍禁左右班殿直京官祕書郎至諸寺
監主簿既預朝會亦宜以朝服從事今參酌自內常侍
以上冠服從本等寄資者如本官入內內侍省內東西
頭供奉官殿頭三班使臣陪位京官為第七等皆二梁
冠方勝練鵲錦綬高品以下服色衣古者鞞韍烏屨并
從裳色今制朝服用絳衣而錦有十九等其七等綬謂
宜純用紅錦以文采高下為差別惟法官綬用青地荷
蓮錦以別諸臣後漢志法冠一曰柱後執法者服之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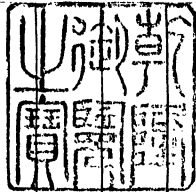
御史廷尉正監平也或謂之獬豸冠南齊志亦曰法冠
廷尉等諸執法者冠之今御史臺自中丞而下至監察
御史大理卿少卿丞審刑院刑部主判官既正定厥官
眞行執法之事則宜冠法冠改服青地荷蓮錦綬其梁
數與佩準本官從之

志同

郊社局令辛公佑言五郊齋

宮卑隘頽敝乞下將作監廣而新之齋宮向去祠壇數
里考於行事非便乞徙置壇側齋宮什物多故敝亦宜
增完舊禁祠壇外焚瘞尸柩耕牧樵採皆有步數歲久

封堦不明宜立石刻詔令為識下禮院請如公佑議從之
廢慶州府城寨全村堡平戎鎮環州大拔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三百五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吳典

謄錄監生臣范維城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

宋 李燾 撰

神宗

元豐二年九月丙寅朔鄜州路經畧使呂惠卿言諜知
西界點集臣酌度緩急躬行近便城寨接應及巡邊按
兵乞命官攝州事及應副軍須詔陝西轉運使李稷權
州事

丁卯知都水監丞主客郎中范子淵為金部郎中陞一
任同判都水監入內東頭供奉官寄禮賓使遙郡刺史
宋用臣為寄六宅使遙郡團練使給寄資全俸入內東
頭供奉官王修已等三十七人各進一官功優者減磨
勘年或指射差遣選人循兩資餘官減磨勘三年者九
人二年者五人三司軍大將等遷兩資者五十六人遷
一資者八十一人仍等賜錢以子淵用臣首議導洛水
入汴及築隄捍河畢工故優獎之餘皆董役有勞也

詔前京西轉運副使屯田員外郎李南公減磨勘三年
餘十一人遷官減磨勘并陞名次有差以固護大河南
岸勞也 詔廊延第四將崇儀使高永能進一官餘轉
資減磨勘年賜帛有差七月西賊入寇綏德城大會平
永能等戰敗之賞功也 減下卸司監官一員時增至
二員以事簡故減

戊辰詔淮南東路提點刑獄林英江南路提舉常平等
事謝仲規同鞫前知江寧府呂嘉問以嘉問訴前鞫未

盡也

已已上批三司認還羣牧司舊支券馬廩費錢昨雖裁損歲折絹七萬緡而遷延固吝未肯備償蓋裘絹仰官會校故彼此時有爭辨可差太常丞吳安持限一月根磨未罷券以前五年諸費用紐見錢畫一與三司當職官連書以聞

庚午錄韶州岑水場坑爐戶湯潮為下班殿侍廣南東路鈐轄司指使以潮數出私錢捕獲強盜故也

辛未左藏庫副使喬叙言奉詔權發遣瀘州乞躬巡縣
寨兵甲及審觀主兵官吏能否密議討賊方畧詔叙審
度事宜如須躬行按視可量帶兵甲至縣寨毋得騷擾
張皇更生邊事

考平蠻記此乃叙欲打誓也三年三月
已巳打誓事具四月十五日又此年十

二月十七
日當考

壬申上批近差都水監勾當公事錢曜檢定諸埽椿料
聞二都大司已計夫二十餘萬外尚有五都大司及諸
河工料如此則來歲雖起三四十萬夫未能應副公私

財用枉費過當深為可惜錢曜新作水官未厯河事恐為沿河冒利者所罔不能究悉底裏可差本監主簿陳祐甫代曜檢定以聞

癸酉以國子監直講著作佐郎滿中行為館閣校勘上批昨監生虞蕃訴學官上下共為姦賊欺罔事狀不一洎朝廷付有司推治乃蕃言不妄而中行所履潔廉不涉吏議且雜處衆人傾側撓法之中而能修身檢行如此求於方今士人寡耻之習已為鮮得又羣汚朋枉日

與之分職聯事卒不能移其操守尤屬可嘉宜少獎之以勵風俗故有是命中行金鄉人也 權發遣戶部判官李琮言奉詔根究逃絕稅役有蘇州常熟縣天聖年薄管遠年逃絕戶倚閣稅紬絹苗米丁鹽錢萬一千一百餘貫石匹兩本縣據稅合管苗田九百一十九頃有奇今止根究得一百九十五戶共當輸苗米三百五十三石紬絹五十一匹綿五十三兩其餘有苗米八千四百石紬絹一千二百匹綿一千九十兩丁鹽錢九百文

外並無田產人戶亦無請佃主名蓋久失推究姦猾因之失陷正稅乞差著作佐郎劉拯知常熟縣根究歸著他縣有類此者亦乞選官根究從之拯南陵人也食貨志元

豐三年九月詔三司戶部判官李琮專究江南東西浙路逃絕戶虧陷稅役等錢琮言蘇州常熟縣天聖中薄得久逃絕戶倚闕稅紬絹苗米丁鹽錢萬一千一百餘貫石匹兩今止百九十五戶當輸苗米三百五十三石紬絹五十一匹綿三十五兩餘田產人戶請佃主名皆亡蓋久不推究姦猾因之失陷正稅請凡類此者皆選官根括從之乃詔轉運司提舉琮所究江浙路一百二十七縣逃絕戶計四十萬一千三百三十二為書上之三年正月丙戌除琮淮南轉運副使復令究逃絕戶稅役琮乃辟置官屬更移令佐大究治之淮南東西兩路

州軍縣共八十有八凡得逃絕詭名挾佃薄籍不載并闕丁凡四十七萬五千九百六十五戶丁正稅役并積負凡九十二萬二千二百四十六貫石匹兩琮又言虧陷稅役乃官司造簿舛誤已久請隨夏稅附納詔令簿失收稅役錢物特蠲除之

內侍押班石得一乞專差勾當皇城司

官提舉教習親從親事官弓箭手武藝從之詔得一提舉訓練 廊延路經畧使呂惠卿言綏德城花佛堡把截三班差使楊永慶以出巡為名引所部入西界取蕃部八人首級詐言西賊犯邊斬獲乞以永慶前後軍功量奪兩資令於邊上効用詔追毀永慶出身文字送京

西編管 詔五路禮部進士與新科明法人通理人數均取

甲戌詔開封府界馬軍雍邱捧日第五軍第一指揮五百人尉氏驍猛第一指揮四百人步軍減半天武第一指揮雄勇第一指揮襄邑雄威第二指揮陳留雄威第六指揮各五百人河東馬軍太原府吐渾第三指揮潞州吐渾第六指揮忻州廣銳第六指揮嵐州廣銳第十九指揮各三百人步軍潞州神銳第十四指揮四百人

自今闕額勿補候人數不多即併廢以開封府界河東
巡檢司既用義勇保甲番上以代禁兵而巡檢司舊用
兵數府界三千五十四人河東千六百三十一人皆當
省故也

丙子夔州路轉運司言乞盡今年十一月終放罷瀘州
縣寨防拓黔州義軍歸就耕作從之 修完京城所請
賃官地創屋與民為麵市收其租下開封府相度乞如
其請從之乃詔自今空地募人租賃行訖以聞其後御

史丁執禮以為言詔取行遣看詳而修完京城所有言

令磨戶及熟食人於城東西房廊作麵市收衆磨戶錢

入官即無行遣公案執禮奏遂寢後開封府又請牙人

磨戶私以麵貿易者杖一百許人告捕五斤以上賞錢

三千十斤以上十千從之

朱史削去以為事小今復存之執禮為御史在此後六日

丁丑詔提舉河北糴便糧草司按並邊被水州縣如軍

食有備權住糴賜末鹽錢二十萬緡付河東轉運司

市軍儲三司言南郊所用銀乞自選官督發剗刷上

供錢帛詔三司指揮發運司於隔路差官催促仍次第以聞詔前國子博士陳世儒并妻李婢高張等十九人並處斬婢高凌遲妻李特杖死婢單等七人貸死杖脊分送湖南廣南京西路編管世儒宰相執中子執中嬖妾張氏淫悍不制生世儒未久而執中死詔張氏為尼世儒既長迎歸與妻李事之不謹李龍圖閣直學士中師女母呂氏夷簡孫也世儒知舒州太湖縣庸騃不樂為外官與李諷諸婢謀殺張欲以憂去諸婢以藥毒

之不死夜持釘陷其腦骨以喪還京師為諸婢告發而
李辭屢變凡三易獄始得實於是元勘官皆得罪知大
理卿事崔台符權發遣大理少卿蹇周輔楊汲各罰銅
十斤權大理寺丞賈種民二十斤

三年正月庚寅葉武
送審官二月己未種

民衡
替

戊寅詔資政殿學士廊延路經畧使呂惠卿兼措置陝
西緣邊四路邊防事諸路措置未了事各令勾當公事
官齊送惠卿看詳以聞

庚辰以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兼知宗正丞趙彥若為
國史院編修官

辛巳太常博士集賢校理丁執禮兼監察御史

壬午詔翰林學士李清臣所撰大理寺記凡朝廷修廢
官事之本末小大無不該載惟崔台符等首被選掄考
舉隆典而能剝遣滯訟獄無淹囚獨不得掛名其間尚
為闕漏宜送清臣增入 又詔御史推劾太學欺弊事
近半年餘司獄晝夜勞苦其令元勘官保明量與酬獎

癸未德音降潁州死罪囚徒以下釋之元豐元年終以

前見欠夏稅及今年夏殘稅并緣納租課並與蠲免

八月

二十四日升節度
兩級並書降囚罪

甲申西南龍蕃來貢方物 詔東南諸路上供雜物舊

陸運者委三司增置漕舟並從水運 詔權知邕州莊

宅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劉初等二十六人遷官減磨

勘年賜銀絹有差以團結邕欽州峒丁為指揮隊凡十

萬餘人錄其勞也

己丑進婕妤朱氏為昭容 詔以永興路常平倉穀十
九萬石給廊延路九將守禦之用餘令轉運司以漸計
置以廊延路言歲計軍食二十七萬餘石而常平無餘
故也 洮東安撫司言皇城使榮州團練使岷洮州蕃
部都巡檢使包順乞用南郊赦書封贈父母上批順自
熙河開拓之初率衆來附又秉心忠義前後戰功為一
路屬羌之最雖舊無此例可特依所乞廼并其妻封之
庚寅知制誥張瑄判將作監以上批瑄見領審官東院國

子監朝廷方議增嚴太學規非久頒降須賴主判之官
以時督察庶幾成就東院注擬差遣檢省修例職事頗
多宜改差礪同判將作監令專意推行學制兼惠以公
宇使稍便安私家也 命馬軍都虞候權管勾步軍司

燕達管勾差使刺員所 詔順州武陵峒麻仲福黃敷

各杖脊編管仲福鄆州敷青州勒家屬隨行追奪元補
官職宣命仲福等同儂智春寇順州故也 詔諸路州

縣告捕獲盜速依條限給賞委提點刑獄等司半年一

次取索州縣所獲盜數及給若干錢數上中書以州縣給賞稽留無以激勸告捕者故也

辛卯賜發運司糴本錢百萬緡令糴穀如逐路歲計未足以所糴充數上供報轉運司令依和糴最高價并計輦運之費限一季償錢

壬辰內出教閱格行之步射執弓發矢運手舉足移步及馬射馬上使蕃槍馬上野戰格鬪步用標排皆有法凡千餘言使人人誦之其後中書樞密院又請河北陝

西義勇保甲皆如諸軍誦教法從之

舊紀書內出馬步射教法之象頒諸

軍使誦習之新紀書出馬步射格關教法頒諸軍本志云內出教法格并圖其象頒行之步射執弓發矢運手舉足移步及馬射馬上使蓄槍馬上野戰格關步用標排有法象凡千餘言使軍士誦習焉

癸巳樞密都承旨韓縝副都承旨張誠一檢詳兵房文

字范育上諸路清野備敵法詔頒行之

今傳清野備敵十五條乃云元

豐二年十月十三日
日與此不同不知何故

甲午西南羅蕃來貢方物 詔自今送檢正官定奪文

字令執政稱事立日限以戶房檢正官稽滯司農寺三

司互奏坊場錢文字上簿因有是詔 司農寺上元豐司農
敕令式十五卷詔行之 詔衛官監場務錢屬三司外
鄉村場務買名錢依舊入司農寺時三司言人戶買撲
官監及非折酬衙前場務所增收錢並合入三司帳而
司農寺以謂官監場務外皆是新法拘收錢不當入三
司乞存留以助募役兼歲入百萬緡於市易務封樁若
失此錢恐不能繼爭辨久之乃從司農之請 河東都轉
運使陳安石乞本路犯西北兩界青白鹽者並依皇祐

敕斷罪仍不以首從編配從之皇祐敕刑名比今為重
又法非興販三分得一分之罪時安石方行鹽法於河
東以希功利故欲峻其禁也

朱本削去皇祐敕比今為重以下數語今復存之

禮院言每遇祠祭太祝奉禮差審官東院待次官攝
案唐六典郊社令掌五郊社稷明堂之位祠祀祈禱之
禮郊社令不預祠事乞依典故令攝太祝或奉禮遇小
祠不差監察監禮即令省視牲幣禮器從之 復孟州

汜水鎮為縣

舊紀書復縣

冬十月丙申朔西南石蕃來貢 詔軍器監出黑木四
風羽紅木四風羽白木四風羽弩箭總百三十萬賜開
封府界京東西將下各五萬 詔修定州城以明年合
起民夫及河北路兵二千兼州兵充役

丁酉參知政事蔡確言御史何正臣黃顏皆臣任中丞
日薦舉臣今備位政府理實為嫌乞罷正臣顏御史於
是權御史中丞李定言臺官雖令官長薦舉然皆陛下
召對以為可者然後命之取舍在陛下不在所舉今欲

迴避不過以為恩有所在夫舍公義而懷私恩此小人
事利者之所為今選為臺官者必以其忠信正直足以
備耳目之任儻以區區之嫌遂使迴避則是以事利之
小人待陛下耳目之官此尤義理之所不可者也詔不
迴避 召輔臣觀稻于後苑

戊戌上批保州增展關城非久興役聞邊上修城土工
極為減裂無科直取準法度宜下修完京城所選曉解
土工小壕寨二人指教工作

已亥以詳定郊廟禮文朝會儀注所檢討文字著作佐
郎何洵直為祕閣校理上批洵直資性超敏強記多聞
故擢之錄北界歸明人武備為下班殿侍江南東路
指使備嘗為邊臣伺敵中動靜事泄懼罪來歸故錄之
詔內殿承制賓州駐泊都監劉洪安徙潭州不僉書
公事賜田三頃洪安自交趾來降廣西經畧司乞徙官
湖南也都大提舉導洛通汴司言汴河綱船久例附
載商貨入京致重船留阻兼私載物重四百斤以上已

抵重刑今洛水入汴不至湍猛欲自今商貨至泗州官
置場堆垛不許諸綱附載本司置船運至京令輸船脚
錢從之詔自泗州至京民間載穀船官悉籍記自今毋
得增置收力勝錢視舊增三之一導洛司船增至千五
百艘

泗州堆垛場始此三年三月二十四日京城外亦置

庚子廣南西路經畧司言昨安南師興軍士有避征役
者乞限百日首身除罪從之 補供備庫副使權發遣
順州王景仁子宗儒為三班借職景仁援知邕宜州得

官其子例自陳也

辛丑權發遣司農寺都丞吳雍言淮浙連歲豐稔穀賤
乞借逐路積剩免役坊場錢就並河州縣鎮增價糴杭
米常與別司倉儲兌換如向去價稍高兌充上供下司
農寺請如雍議先以常平所留之半并散不盡錢充糴
本次以坊場錢留半免役錢留二年從之 權江淮等
路發運使沈希顏言淮南轉般倉泗州最為近便雖有
南北兩倉纔可貯穀一百五萬餘石揚州廢倉三百餘

間約貯穀百萬石乞徙置泗州從之 河北西路提舉
司言熙寧詔書災傷縣權罷方田乞通一縣不及三分
勿罷司農請不及一分勿罷從之

壬寅詔權荆湖北路轉運判官降授奉禮郎馬城勒停
江陵府通判虞部郎中王伾都官員外郎周之純各追
一官勒停僉書判官衛尉寺丞周常衝替城坐為監司
以省錢借江陵府公用之純常坐公使庫違法也

癸卯詳定朝會御殿儀注所言案周禮木路建大麾以田

鄭氏曰大麾不在九旗中以正色言之則黑夏后氏所
建禮記曰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鄭氏曰謂注旄牛尾
於杠首所謂大麾書曰王右秉白旄以麾孔穎達曰虞
世但注旄夏世始加旒繆西京雜記漢大駕有前黃麾
崔豹古今注麾所以指麾乘輿以黃諸公以朱刺史二千
石以纁開元禮義羅曰太宗法夏后之前制取中方之
正色故制大麾色黃今禮有黃麾其制十二幅開寶通
禮義纂曰黃中央之色此仗最近車輅故以應象取其

居中導達四方含容光大也今鹵簿黃麾以夏制言之則狀不類旗以漢制言之則色又不黃伏請製大麾一注旄於干首則法夏后氏之制其色正黃則用漢制以十二幅為旗則取唐制以一旒為之則取今龍墀旗之制當元會陳仗衛建大黃麾一於當御廂之前以為表識其當御廂之後則建黃麾旂二并上大黃麾黃麾旂制度上批黃麾制度考詳前志終有所疑今鑒而為之植於大廷天下共瞻之地或為博聞多識者所譏宜且

闕之更俟討求黃麾旛仍舊

志載此差詳但上批語當考

三司乞

下河北路歲市小綾二萬匹以備禁中須索及包子春冬衣等從之初歲下河北市小綾二萬六千一百八十匹至是用不足增其數又詔濱棣德博州歲織細法大綾五百匹於歲市綾數除之詔立水居船戶五戶至十戶為一甲相糾察救助法從福建提點刑獄司請也詳定禮文所言國語王耕一墾庶人終于千畝廩于藉東南鍾而藏之自漢迄唐皆有帝藉神倉今久廢不

設凡祭祀之所用皆索諸市非所以致潔誠欲乞於京城東南度田千畝為藉田置令一員仍徙先農壇於其中立神倉於東南並從之以郊社令辛公佑兼藉田令公佑請於玉津園之南因舊鑿麥殿規地十一頃有奇為田及築壇置倉引惠民蔡河水灌其中取卒之知田事者刺為藉田兵給其役五穀之外並植果蔬冬則藏水凡一歲祠祭之用取具焉先薦獻而后進御有餘則貿錢以給雜費錢有餘則輸內藏庫著為令

兩紀並書
置藉田

權發遣福建路轉運使兼提舉鹽事賈清言賣鹽錢撥還轉運司外乞別封樁以聽移用又言州縣稅務監官內有增羨數多及捕盜官獲私鹽最多者望於常法外論賞從之

甲辰給事中集賢殿修撰知審刑院蘇寀卒

丁未詔諸路轉運司支移科折二稅並具行下月日上中書以中書言熙寧八年詔支移二稅於起納半年前行下而轉運司多逼近起納方行如開封府界五月十

五日起納夏稅五月十二日方下諸縣妨民以時輸納

故也

有志

詔東頭供奉官閣門祗候權發遣廣南西路

都監張吉應天府左軍巡判官權管勾廣南路經畧司
機宜文字劉子民莊宅副使順州都監楊元卿各官一
子元卿仍與遺表恩吉等皆以職事歿於順州也

戊申詔寬衣天武把門行長行自今以十人為額 熙河
路經畧司言于闐國來貢方物而無國主表章法不當
納已諭使去詔如堅欲奉貢可聽之 廣南西路經畧

司言交趾歸所掠二百二十一人詔納之廢順州以其地畀交趾初李乾德遣使入貢且以廣源等州為請知桂州趙高請留弗與歲戍以三千人十損五六不可守上曰乾德犯順故興師討罪達等不能討滅垂成而還今順州荒遠瘴癘之地朝廷得之未為利豈可自驅戍兵投之瘴土一夫不獲朕尚閔之况使十損五六邪轉運副使苗時中亦言順州所築堡寨深在賊境饋運阻絕戍卒死者十常八九不如棄之然廣源州舊隸邕管

羈縻本非交趾有也

高欲留廣源等州本傳及神道碑皆無之此據朱本新舊紀並書交

趾歸所掠人以順州賜之時政記云元豐元年八月壬寅朔中書進呈知桂州趙高奏奉手敕為處置交趾分畫地界事宜高乞留順州思浪州不與歲戍兵三千人十損五六不可以守禦上曰朝廷比以乾德犯順焚劫三州故興師討罪郭達不能誅滅其國垂成而還今順州荒遠瘴癘之地朝廷得之未為利交趾失之未為害豈可自驅戍兵投之瘴土一夫不獲朕尚閤焉況使十損五六邪政記繫此語於元豐元年八月一日恐此時未有此語今附棄順州時墨本於實錄未卷紀聖德處載廢順州事云既見廣源州知桂州趙高以為用兵三千十死五六不可守上曰朝廷以交趾犯順故興師討罪郭達不能剪滅垂成而還今廣源瘴癘之地我得之未為利彼失之未為害一夫不獲朕尚閤之況十死五六邪人曰安南之師死者二十萬朝廷當任其咎朱本既

移高所言入此且改高所言不可守為乃可
守今從朱本附此其云不可守則從墨本

詔太常

丞集賢校理兼天章閣侍講同修起居注直舍人院管
勾國子監沈季長落職勒停右正言知制誥兼侍講知
諫院同修國史詳定郊廟奉祀禮文宗正寺修玉牒官
告院判國子監黃履免追官勒停聽贖銅除侍講外差
遣並罷樞密直學士陳襄罰銅十斤季長坐受太學生
竹簞陶器陞補內舍生不公及聽請求履坐不察屬官
取不合格卷子及對制不實襄坐請求皆因虞蕃上書

御史臺鞫得其罪也

卷三百

已酉以太皇太后不豫不視事 成都府路轉運副使
司封郎中李之純為轉運使再任初蜀部疾疫之純入
境括戶絕產未售者與死而未瘞者命吏分瘞調度出
府庫錢不足以常平錢佐之售其產以償具以聞詔可
之著為令成都歲出官米六千斛下其直以糶貧民議
者為幸民而損上詔下其議之純曰成都蜀部根本民
待此為生百年矣苟奪之將轉徙無所不至願仍舊貫

議遂格 利州路轉運判官太常博士程之才夔州路
轉運判官職方郎中徐師旦兩易其任以利州路轉運
使劉忱與之才有嫌求避也題名記運判無徐師旦姓名三年五月六日之才又
自利移梓恐師旦元未到官而之才復還當考

庚戌以太皇太后服藥德音降死罪囚流以下釋之

詔太皇太后違豫日久命輔臣等入禱天地宗廟社稷
及都內神祠仍於宮觀寺院建道場七晝夜五嶽四瀆
并諸靈跡處令通判準此仍令開封府訪善治風虛疾

者以名聞

壬子詔以太皇太后不豫詔度在京宮觀寺院童行年四十長髮童子年三十五以上三帳及十年者為僧尼道士令御藥院於啓聖院作大會以度牒授之詔麟府二州鄉村戶毋出役錢韓絳言麟府豐三州上番義軍已免輸役錢而並邊土薄鄉村戶貧乏宜亦蠲之事下司農寺以為豐州初無役錢麟府州鄉村戶歲輸二千餘緡請如絳奏而以太原汾澤晉絳寬剌役錢補之

定州路安撫使韓絳言北界崔士言屢至安肅軍刺
事結東京商人蘇文圖寫河北州軍城圍地理士言為
本軍百姓誘至閭臺村南兩界首執之詔士言未過南
界遽已捕執慮別致引惹自今緝知北界姦細須誘入
省地方許收捕仍詔告捕蘇文賞錢千緡班行內安排
詳定禮文所言今祭祀既用三代冕服而加以秦劔
殊為失禮伏請去劔又言奏事郊廟不當脫烏履應儀
注內設解劔脫烏履褥位并或內佩劔納烏履等並行

改正從之

二年十月十七日依奏
比以禮文增入更詳之

癸丑詔自今秦鳳路告發坑冶轉運司一季不興置即
令經制熙河路財用司管轄 樞密承旨司言會計減
罷開封府界巡檢縣尉下兵員弓手請受雇錢等以給
大保長教藝錢從之令承旨司立教閱法更支府界坊
場錢二萬緡給保甲

乙卯太皇太后崩于慶壽宮百官入班宮庭時宰臣吳
充以疾不至王珪陞西階宣遺詔園陵制度依昭憲明

德皇太后故事施行上事后致極誠孝所以娛悅后無
不至在宮中從后行必扶掖視膳定省惟謹后待上慈
愛天至上御朝退稍晚后必自至屏宸候之或自持飲
食以食上始終十餘年外庭無由備知本朝故事外家
男子未嘗得入謁后既高年多疾弟侑亦老上為后言
宜數召見以自慰懌后輒不許請遷侑官亦不許一日
侑因侍上從容上固為之請得入謁后乃許之上自與
侑同至后閣坐少頃上先起令侑得伸親親意后遽謂

佾曰此非若所當留也趣遣隨上出后有遠祖葬河南墓垣久毀遣內侍持錙募工葺之仍戒以謹密不可分毫擾州縣將訖事人無知者既而內侍死於墓所鄉者以聞人始知之

成都運判楊國寶為河南尉親見此為呂陶言之

及崩上哀慕

殆不勝喪后卧內緘封一匱上發視之則舊合同寶也仁宗時因火失寶更鑄之後淘井得舊寶故藏之匱中

而人無知者

元祐六年二月監修國史呂大防奏稟慈聖光獻傳內后有書一匱常嚴鑄置卧內

人莫知其為何等書也嘗因疾病以其匱送上所戒曰至大故乃啟之數日后瘳謂上曰前匱啟乎上曰不也

后曰甚善即復收藏之上仙後上開后所藏匱則垂簾
時事非世所得聞又一籍則后殿中物無大小皆書之
案籍不差毫釐右史官得之傳聞未審虛實欲乞批降
指揮慈聖光獻傳內后有書一匱事此一事乃是仁宗
朝舊合同寶一面因大內火災失去仁宗別鑄造合同
寶一面乃今合同寶是也舊寶後因淘井得之后常收
藏嚴密不欲使外人知之是也即非垂簾時事此史官
得之未詳此並據呂大防家所收詔札及批降文字元
豐三年十月慈聖光獻皇后上仙既殯久之上親至慶
壽宮閱視后遺物得一奩緘封甚密舉之頗重左右取
以進上命啟封凡發緘數重復以牛革縵罩甚固破之
出其函既啟綸得奏書一通上取讀之乃英宗不豫時
宰臣韓琦奏請于皇太后乞尊立帝為太上皇之疏也
上覽之意極不憚始知琦當日之謀賴后明聖不從其
請緘祕其書以詔後人文潞公私記有此事其信否不
可知當時史官奏稟必此事也今所修慈聖光獻傳已

用批降指揮修立此事不復見光獻太皇太后元豐四年春感疾以文字一函封鑄甚密付神宗曰候吾死開之惟不可因此罪人帝泣受后疾愈帝復納此函后曰姑收之是年十月后上仙帝開函皆仁宗欲立英宗為皇嗣時臣僚異議之書也神宗執書慟哭以太皇太后遺訓不敢追咎其人故帝宮中服三年之喪盡禮盡孝者知慈德之不可報也此據邵伯溫聞見錄第三卷與文彥博私記畧相似既有呂大防奏稟及批降指揮則當以實錄為正今姑存之于此緣批降指揮獨大防家藏真本臣無實親見亦已從成都轉運司繳進矣伯溫稱四年春誤也蓋是二年春

丙辰百官朝脯臨于慶壽宮三日止又朝臨四日止初禮院言昭憲皇太后故事百官朝脯臨三日止詔加朝

臨四日宗室朝臨至成服止禮院又言明德皇太后故事京城內外禁樂至皇帝釋服如舊詔過卒哭

丁巳詔后弟昭德軍節度使兼侍中侑入臨仍被髮行服子姪誦評諭誘誌讀並準子為母喪服免朝參不釐務見任俸給並如舊時評為遼國信副使令乘驛還闕以西京左藏庫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河北沿邊安撫副使劉瑄代之命雄州止以評疾報北界

戊午詔易園陵為山陵

新舊紀並載詔書

命參知政事蔡確撰

哀冊文同知樞密院呂公著撰謚冊文翰林學士章惇
撰謚號文龍圖閣直學士韓縝書哀冊謚冊謚寶文
已未命韓縝為大行太皇太后山陵按行使昭宣使入
內都知王中正副之

庚申詔大行太皇太后山陵非久修奉可預戒三司斟酌
轉移應副毋得寬剩計置除京西路轉運司自合供
辦其諸道非拋降毋得妄有進助

辛酉命宰臣王珪為大行太皇太后山陵使判太常寺

陳薦為禮儀使御史中丞李定為儀仗使知開封府錢藻為橋道頓遞使同判太常寺陳襄為鹵簿使後襄辭疾以翰林學士蒲宗孟代之時中書言本朝命儀仗鹵簿二使或因闕官或緣誤例御史中丞皆得領之今案昭憲明德皇太后例差御史中丞兼儀仗使天聖二年南郊差御史中丞薛奎為鹵簿使會要引故事御史中丞當為儀仗使國初尚依此制其後中丞或闕以他丞郎為之其職掌猶用臺吏如故儀仗使無專掌但令憲

司督促諸司而已天聖明道皆有中丞以為鹵簿使非

舊制也

新紀書命王珪為山陵使舊紀不書又命入內副都知李憲為山陵都大管勾入內東頭供奉

官寄六宅使慶州團練使宋用臣為都大提舉修奉皇堂

是日百官拜表請聽政

詔答不允自是七上表乃詔族終易月之制有司定日

御殿

新舊紀並書七上表

禮院言昭憲明德皇太后故事內有

年歲深遠禮制不全欲乞參詳比類山陵案例申請施行從之

壬戌命馬軍都虞候金州觀察權管勾侍衛馬步軍司

燕達為山陵修奉總管專管禁軍護役宋用臣等專令
總役兵修奉兩司毋得侵越 三司言自今押汴河及
江南荆湖路綱運請以七分差三班使臣三分差軍大
將殿侍從之初詔以三班使臣在班常不下三四百員
有至一二年方得差遣者而三司軍大將不足庫務綱
運關人管押令三司議以使臣代之仍定理任歲限賞
罰之法三司乃言汴河糧綱舊法不限分數差使臣其
江南荆湖四路許差使臣五分并舊不差使臣路分若

悉以使臣代之祿食視軍將所費為多故有是請

癸亥雨土

新舊紀並
書今削去

甲子為太皇太后成服于慶壽宮百官成服于內東門外入
奉慰于慶壽殿之東廂慰皇太后皇后於宮門外